

历史学家刘绪贻逝世 享年 105 岁



刘绪贻学长

2018年11月10日上午10时50分，著名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刘绪贻教授因脑血管疾病去世，享年105岁。“北有周有光，南有刘绪贻。”继2017年语言学家周有光去世后，夜空再添一颗星，家人说这位“野老丹心一放翁”一辈子担得起“豁达”二字。

24年编著《美国通史》 成扛鼎之作

刘绪贻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湖北黄陂，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，1940年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后留学美国，归国后执教于武汉大学，一辈子从事美国史研究。

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，当年，刘绪贻被推选为《美国通史》的总主编之一，并承担第五卷《富兰克林·D·罗斯福时代》

和第六卷《战后美国史》的撰写任务。其间，在为罗斯福新政“翻案”和冲破禁区研究战后美国史的过程中，刘绪贻展现了一位历史学者的勇气和风骨。

历经24年完成的《美国通史》丛书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，堪称中国世界史研究上的一座里程碑。

2002年，在完成了六卷本《美国通史》的主编和撰写工作后，年已九旬的刘绪贻再次拿起笔来，像60多年前一样，笔耕不辍，讲真话，摒伪学，讲常识，弃虚妄，绝不随风转舵，虚与委蛇，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他的终极关怀。

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独善其身

“这个倔老头，做事从不愿违心。”学界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风骨。刘绪贻则说，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，不应独善其身，要敢于追求真理，居安思危，“因为我太爱管闲事了，管天下事，全人类的事，为这些事情，一天花的时间不少”。

社会上啧啧称叹的是他的长寿。记者有幸参加了2012年5月他的百岁寿辰，中气十足的那口黄陂话尾音上扬，似还在耳边：“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，是为了对人民、对社会、对人类有益；绝不能为稻粱谋，绝不能屈服于任何压力。”

他每天早晨7点起床，8点前吃早饭，然后在电脑前工作到中午12点。午餐吃得少，有时不吃，午睡后又工作到晚上，有

□ 怀念师友

时直到晚上11点左右。但从不忌口，爱吃肉、喝绿茶和红葡萄酒。家人告诉记者，即使弥留之际，他仍“想吃么事吃么事”，最爱的肉打碎了吃。

清醒时还打算要出门旅游

记者联系上刘老的家人，家人告知，去年刘老仍康健，还出了一本杂文集、一本论文集，“校勘等都是他自己完成的”。今年6月，老人身体状况急转直下，属正常老去过程。

“蛮乐观”，家人介绍，即使八成糊涂、两成清醒，但从来都相信自己这次能好转，清醒时还打算要出门旅游。

家人介绍，生前征得老人同意，不设灵堂，“正逢美国史学会在武大开会，一时间许多学界人士要来家中慰问，他一一婉拒”。

“用一个词来总结他这一辈子，叫‘豁达’。”家人说。

（转自《长江日报》2018年11月11日，记者李佳）

黎锦扬：一个传奇的落幕

○ 李冰

黎锦扬（1915—2018），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，后毕业于耶鲁大学，定居美国。著名美籍华裔作家，以英文写作打入美国文坛的先行者。

2018年11月22日是感恩节，节后第一个上班日，一大早就接到安杰拉的英文短信，告知我她的父亲黎锦扬去世了。

“不要太悲伤，他下个月就满103岁了，而且，他拥有一个漫长的快乐人生呢。”与我的哀痛相比，她倒显得平静，反而劝我节哀。

年过百岁，寿终正寝，在中国算喜丧，生者确实不应该过于意外或悲伤。可是我却有心愿未了：本打算忙过这一阵去给他拍一段视频的，他却等不及了。想起他上个月还在给我打电话，殷殷地问：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？隔着电话我都能真切



黎锦扬先生

地想象到他眼巴巴的神色。

打开电脑，他在屏幕上现身。长满老年斑的瘦脸，金丝眼镜，稀疏却总是服贴地梳理好的灰白头发，当然，还有那温和的微笑和温和的眼神。

对他，我真的又爱又怕。爱是因为他